

意足不求颜色似

陶喻之

岁末隆冬时分，陈燮君先生兴冲冲、汗津津走进上博，送了我一套他和女儿的刚从印机装订下线的绘画合集。披览《荷花意象》《长征史诗》和《生肖文化与家庭文化：陈燮君、翟祖华、陈颖、翟海月家庭艺术》三大册沉甸甸的册子，皇皇巨著，卧游父女俩色彩缤纷，仿佛调羹刮过奶油蛋糕般滋润的一幅幅题材各异、气象万千油画作品，我简直好像在此冬令节气，体验了一番以良方膏滋调养视觉感官的艺术补品……

燮君先生是我的老领导。许是我大我一轮的缘故，我俩同有爱书癖好。每每午休或下班时刻，会在“淘书公社”一角书架前不期而遇；说到家里书多人退窘境，又往往会心一笑，随后依然分头各自理首书堆中去。我甚至拟请他为我因书而设的郊野书房题额“一天书界”。当然，曾任“上图”馆长的他拥有叠床架屋般海量藏书，我是绝对甘拜下风，无法企及的。不仅如此，他几乎把所有藏书都读过一遍，随后转化为个人的知识见解，进而著作等身。像我这样一个一无“书”出者，自然崇拜得五体投地。唯一同病相怜的是，彼此超负荷的伤神目力，似乎都不复炯炯而多了几许眼袋与皱纹。

今春偶然拜读他情真意切的散文《母亲带我读

江南》，顿念九秩晋七仙逝的母亲，竟然也是我最仰的南宋大诗人陆游的嫡传嗣裔，这更唤起我对他家族的敬意与好感。因为在下恰好忝列中国陆游研究会理事，事业与学术起步正始于喜诵放翁诗

篇；尽管一如《红楼梦》里，被林黛玉等诗界行家腹诽腾笑的香菱般诗艺从

无长进，但是对陆游敢爱敢恨，自由奔放的秉性、禀赋，始终喜欢如初心不改。

在连续品鉴燮君先生涉猎山川风物如崇明、西藏、西域、宝岛、太行、江南、故宫、敦煌，直到新近即将揭幕的中外水城意象系列油画作品后，我突然感觉他的绘画，冥冥之中，正遥接着其家族基因中“诗与远方”的豪放派诗性特质。因为如果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话；陆放翁是早有言在先的，那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因而仗剑投笔从戎，甚至有雪夜挺剑射虎壮举。而陈馆长

的绘画行脚亦然啊！譬如就他驰骋东西，天南地北的足迹游踪，以及伴随而来的意象画作而言，不正与陆游的大名及其表字“务观”的词语语境知行合一吗？

曾经听跟燮君先生同行出差的同事道：举凡每到一陌生的新环境，不管公务多忙，他都会像探索与发现者般，挤出宝贵

时间，以敏锐的艺术视觉去观察、捕捉异地风物境界的意象之美，随后用画笔挥洒将他理解的美的意象如诗性般呈现在画稿上。深秋同行浏河古镇，我终于亲眼领略了他身着束腰工作衫，如老农般在秋风中委江边马扎上即兴纵笔的行头身姿；那印象，仿佛正是陆游《游山西村》诗里“莫笑农家腊酒浑……衣冠简朴古风存”的意境。可可惜我既无手机更不善画，无法将此“梅花香自苦寒来”般剪影形象传递给读者、观众。

但正像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他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口诛笔伐写杂文的。而人道笔耕不辍，精力旺盛，有“艺坛超人”妙喻的燮君先生，其实同样是将别人喝咖啡或打卡购物、无聊消磨的时光用来摹写，进而把世间的美好事物意象，完美地传达给观众作美的视觉艺术享受的。这一美的历程，

生命，母亲给了我生命。这是毋庸置疑的。

其他呢？还有什么？

当我尚为幼儿的时候，即因家庭变故离开了母亲上官云珠。接踵而来的一场旷世浩劫，使得母亲过早离世，那一年她才48岁，而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

在与母亲共世的短短十几年来，她在上海，我在北京，能共聚的日子并不多，只有期末考试以后南下上海度假，或是她到北京拍戏把我接到招待所同住，才能享受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团圆的时间实在少之又少。

更多无法见面时，偶尔能收到她去国外出访带回的一件透明塑料雨衣、一个可以伸缩的旅行水杯，或是到海防前线慰问时，战士们送的漂亮

最近，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辞世，享年101岁。媒体纷纷报道他的生平，这也不禁令我回想起12年前接待这位日本政治家时的情景。

当时中曾根康弘是应全国青联和外交学会的邀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并访问上海。作为上海的接待人员之一，心里有种期待和兴奋。他来访的2007年前后，日本首相频繁更替，被国际社会称为“一年一相”（一年换一个首相）。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曾根的执政期长达5年（1982年—1987年）。凭借国际眼光和战略思维，他有着政坛“风向鸡”的绰号，被认为是日本最国际化的首相。更重要的是，他致力于中日友好，成为改革开放后中日关系最好时光的缔造者之一。1984年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期间，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在两国关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于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来访，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会见了。会见时，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当年中日青年3000人友好联欢活动。中曾根对此兴趣盎然，原本显得有点严肃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中曾根的随行人员中，除了秘书、国会议员之外，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他的孙子。在读研究生的孙子是第一次来中国，中曾根希望带他在中国多走走看看，于是安排代表团前往杭州，游览西湖。

那天下午，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坐船徜徉在湖光山色中，让人心旷神怡。我向中曾根等人介绍，西湖一年四季，无论何时，何种天气到访，都有不同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因此宋朝诗人苏轼留下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中曾根对中国诗词也有着较深的造诣，微笑着回过头问孙子：“这句诗的意思你懂吗？”看着孙子一知半解的神态，他亲自解释了一下。

接着，中曾根问我：“你的日语是在哪里学的？”“上海。”“去过日本吗？”“去过，我第一次去日本是1987年，那时参加上海市中学生代表团，住在日本普通民家里，曾在电视里看到过您发表讲话。”“是吗？”中曾根似乎对我的这段经历比较好奇，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比如：是什么让我对日本感兴趣的。我告诉他：“在还没有学习日语之前，偶然看到一本名叫《日本》的杂志，封面人物是扮演童年‘阿信’的小林绫子。当时《阿信》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这本印刷精美、图案丰富的杂志引发了我对日本的浓厚兴趣。”听到这里，中曾根有点自豪地说：“因为知道《阿信》在中国的影响力，所以当时我让小林（绫子）作为中日友好民间使者访问了中国，她在中国受到了热烈欢迎。”“我能去日本，要感谢咱们两国领导人能翻开中日关系崭新的一页。”听了这句话，中曾根动情地说：“我最敬佩的政治家周恩来先生说过‘喝水不忘挖井人’，发展中日两国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中曾根的孙子在一旁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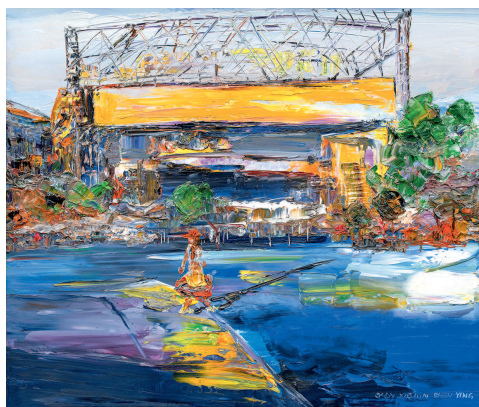
看着眼前这本当年中曾根送给我的签名著作——《自省录》，心中默念：感谢您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的贡献，也感谢您为我这个“小人物”打开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再见，“大人物”首相！

再见，大人物

周国荣

1987年，那时参加上海市中学生代表团，住在日本普通民家里，曾在电视里看到过您发表讲话。”“是吗？”中曾根似乎对我的这段经历比较好奇，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比如：是什么让我对日本感兴趣的。我告诉他：“在还没有学习日语之前，偶然看到一本名叫《日本》的杂志，封面人物是扮演童年‘阿信’的小林绫子。当时《阿信》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这本印刷精美、图案丰富的杂志引发了我对日本的浓厚兴趣。”听到这里，中曾根有点自豪地说：“因为知道《阿信》在中国的影响力，所以当时我让小林（绫子）作为中日友好民间使者访问了中国，她在中国受到了热烈欢迎。”“我能去日本，要感谢咱们两国领导人能翻开中日关系崭新的一页。”听了这句话，中曾根动情地说：“我最敬佩的政治家周恩来先生说过‘喝水不忘挖井人’，发展中日两国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中曾根的孙子在一旁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看着眼前这本当年中曾根送给我的签名著作——《自省录》，心中默念：感谢您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的贡献，也感谢您为我这个“小人物”打开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再见，“大人物”首相！



世博会城市足迹馆（油画）陈燮君 陈颖

多么像“无意苦争春”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放翁诗趣呢！

燮君先生的意象绘画从文化涵养上充满着画意诗情，这在他送我的《荷花意象》画册中得以充分体现，我发现不仅他的每幅画荷淡抹浓妆总相宜，而且画面也极富朦胧诗般哲理。像《荷塘不谙世事》《被记录的细节》《有人相忆》……很有以婉约派诗人口吻问讯画家着墨落笔当初心境感受的冲动。

祖籍宁波，出生上海，外婆桥挽根基，浦江水润文脉，书藏古今积淀，中外文明互鉴，有着充沛人生感悟和勤勉劳作者，必然修得硕果，成为长三角这条海岸线上的弄潮儿，陈馆长就仿佛这般手把红旗画坛立的弄潮者嘛！

在思南读书会听了一场关于翻译文学的讲座。从2014年创办的思南文学之家读书会始，再到之后的思南读书会，直到如今以思南为名的书集、诗歌书店、文学选刊等等，几百场活动，上千学者对谈阅读，数万读者参与，已成沪上文化胜景。

思南读书会自然在思南路上。思南路北起淮海中路，南迄泰康路。1914年筑路。资料显示：初筑时北自环龙路（南昌路），南至辣斐德路（复兴中路），1926年向北延筑至霞飞路（淮海中路），向南延筑至贾西义路（泰康路）。思南路原名“马斯南路”，1943年改为“蓝田路”，1946年改今名。

“黄昏的时候，当我漫步在浓荫下的人行道上，熙德和贺拉斯的悲剧故事就会在我的左边，朝着高乃依路（皋兰路）上演，而在我的右侧，在莫里哀路（香山路）的方向上，伪君子或厌世者那嘲讽的笑声就会传入我的耳朵……法国公园（复兴公园）是我的卢森堡公园，霞飞路（淮海中路）是我的香榭里大街，我一直愿意住在这里就是因为她们赐与我这古怪美好的异质感。”

这是翻译家曾朴笔下的思南路。这个写下近代畅销小说《孽海花》的中国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他就住在距离“思南读书会”不远的思南路81号花园洋房里。他住思南路时，和儿子一起办了份《真善美》杂志，上面有他翻译的法国小说。父子俩还在家里办了个“曾朴的客厅”，里面聚集了当时上海滩最风流倜傥的一批文化人，除了翻译家徐蔚南、李青崖外，邵洵美、徐志摩也是沙龙的常客。

思南路蜿蜒悠长，沿路花园洋房居多，特别是位于思南路51号至95号的义品村。义品村，1936年建成，其中有22栋一模一样的假四层西班牙式花园洋房。花园洋房的屋顶为红瓦双坡面，外墙集卵石、清水砖、黄色水泥拉毛装饰为一体，南、北面是宽大的落地窗，二层大阳台旁有室外楼梯通花园，并设有半地下室。梅兰芳在义品村的思南路87号定居过很长一段时间，著名的“蓄须明志”便是发生在此处。丰子恺说：“茫茫青史，为了爱国而摔破饭碗的‘优伶’，有几人欤？”《梅兰芳艺术年谱》中记载着梅兰芳那段时间的日程安排：早起看报、打太极。上午读书。每周一、三下午两点，请一位英国老太太来教两个小时英语口语和文法，四点钟后，俞振飞、许伯道带笛来拍曲、度曲。每周二、四、六，又请画家汤定之教其画松梅。晚上继续看书。蓄须的梅郎，用谎言守住了尊严。

前几年有份调查，说其实很多人喜欢在读书问题上撒谎。有三分之一的撒谎内容是声称自己曾经读过某些书，调查还附了最经常被人们撒谎说读过的十部作品：《1984》《战争与和平》《远大前程》《麦田守望者》《印度之行》《指环王》《杀死一只知更鸟》《罪与罚》《傲慢与偏见》《简·爱》。说老实话，要读全这十部作品还真心不容易，比如像《印度之行》，我都没有听说过。

如今包括义品村在内的思南路复兴中路路段已经打造成思南公馆，以“思南读书会”为文化核心，把海派文化和城市历史文脉展示给大众。从思南文学之家读书会，到思南读书会，有人说这不仅是一个名词不断“缩写”的过程，更是这个名词的内涵无限延展的过程，或许有朝一日，“思南”将成为一个动词，“思南”能成为上海人在浮躁尘世中的读书引擎。

其实，在读过哪些书的问题上撒谎还不算可怕，最可怕的是，有些人会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从不读书，且自甘浅薄。

思南路上的蓄须梅郎

沈琦华



“黄昏的时候，当我漫步在浓荫下的人行道上，熙德和贺拉斯的悲剧故事就会在我的左边，朝着高乃依路（皋兰路）上演，而在我的右侧，在莫里哀路（香山路）的方向上，伪君子或厌世者那嘲讽的笑声就会传入我的耳朵……法国公园（复兴公园）是我的卢森堡公园，霞飞路（淮海中路）是我的香榭里大街，我一直愿意住在这里就是因为她们赐与我这古怪美好的异质感。”

这是翻译家曾朴笔下的思南路。这个写下近代畅销小说《孽海花》的中国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他就住在距离“思南读书会”不远的思南路81号花园洋房里。他住思南路时，和儿子一起办了份《真善美》杂志，上面有他翻译的法国小说。父子俩还在家里办了个“曾朴的客厅”，里面聚集了当时上海滩最风流倜傥的一批文化人，除了翻译家徐蔚南、李青崖外，邵洵美、徐志摩也是沙龙的常客。

思南路蜿蜒悠长，沿路花园洋房居多，特别是位于思南路51号至95号的义品村。义品村，1936年建成，其中有22栋一模一样的假四层西班牙式花园洋房。花园洋房的屋顶为红瓦双坡面，外墙集卵石、清水砖、黄色水泥拉毛装饰为一体，南、北面是宽大的落地窗，二层大阳台旁有室外楼梯通花园，并设有半地下室。梅兰芳在义品村的思南路87号定居过很长一段时间，著名的“蓄须明志”便是发生在此处。丰子恺说：“茫茫青史，为了爱国而摔破饭碗的‘优伶’，有几人欤？”《梅兰芳艺术年谱》中记载着梅兰芳那段时间的日程安排：早起看报、打太极。上午读书。每周一、三下午两点，请一位英国老太太来教两个小时英语口语和文法，四点钟后，俞振飞、许伯道带笛来拍曲、度曲。每周二、四、六，又请画家汤定之教其画松梅。晚上继续看书。蓄须的梅郎，用谎言守住了尊严。

前几年有份调查，说其实很多人喜欢在读书问题上撒谎。有三分之一的撒谎内容是声称自己曾经读过某些书，调查还附了最经常被人们撒谎说读过的十部作品：《1984》《战争与和平》《远大前程》《麦田守望者》《印度之行》《指环王》《杀死一只知更鸟》《罪与罚》《傲慢与偏见》《简·爱》。说老实话，要读全这十部作品还真心不容易，比如像《印度之行》，我都没有听说过。

如今包括义品村在内的思南路复兴中路路段已经打造成思南公馆，以“思南读书会”为文化核心，把海派文化和城市历史文脉展示给大众。从思南文学之家读书会，到思南读书会，有人说这不仅是一个名词不断“缩写”的过程，更是这个名词的内涵无限延展的过程，或许有朝一日，“思南”将成为一个动词，“思南”能成为上海人在浮躁尘世中的读书引擎。

其实，在读过哪些书的问题上撒谎还不算可怕，最可怕的是，有些人会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从不读书，且自甘浅薄。



我之所以喜欢瑞丽这个地方，不仅仅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原始、古朴，更因为在那里可以感受最真实的语言。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抒情表意的方式，各种鸟类可以秉持各自呼唤世界的方式，各种植物有各自向大地表白的语言的外衣，我沉醉在这种最原始的表述中。所以我极力反对将一个原始的地域过早而草率地嫁接进现代化的因素。现代化损害的不仅仅是大片原始的土地，也会驱赶上古的语言留存。我是如此爱着那个叫瑞丽的地方，正是因为很多上古的声音依然存在，就像来自远古的河流，从心田上缓缓流过一般，胜过其他万般拥有。我有时抱着语言哭泣，有时在语言的臂弯里幸福地睡去。我喜欢在夜空下，一个人静静地面对语言的碎片，一点点将它们收拢起来，摆成无规则的规则。

感谢语言，让我感受到古人的超然！

生命，母亲给了我生命。这是毋庸置疑的。

其他呢？还有什么？

当我尚为幼儿的时候，即因家庭变故离开了母亲上官云珠。接踵而来的一场旷世浩劫，使得母亲过早离世，那一年她才48岁，而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

在与母亲共世的短短十几年来，她在上海，我在北京，能共聚的日子并不多，只有期末考试以后南下上海度假，或是她到北京拍戏把我接到招待所同住，才能享受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团圆的时间实在少之又少。

更多无法见面时，偶尔能收到她去国外出访带回的一件透明塑料雨衣、一个可以伸缩的旅行水杯，或是到海防前线慰问时，战士们送的漂亮

的玳瑁螺……我年少时体弱多病，母亲会托人带来那时稀缺的药品四环素。记得最慷慨的一次，是我小学五年级时，她到北京开会。在北大读书的表兄到宾馆看望她，随后要去王府井新华书店购买学习资料，她居然拿出10元钱交给我，让我兄弟带一起去，允许我随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书！

所有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对于正常家庭中的母子而言，大概算不得什么。但是在我，却是年近古稀都挥之不去的怀念。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的电影院里突然挂出22位电影演员的照片，母亲也在其中。这件事情，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感到

周围有什么变化。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大家打打闹闹跑过影院前厅，头也不会抬一下。电影明星，这样的称号，对于混沌的我实在没有任何刺激。

母亲给了我什么？

韦然

不过，这些照片只挂了三年多就被统统摘下，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鲜红的大标语。

对母亲更多的理解，是自己经过摸爬滚打的人生磨难之后，才慢慢读懂了她生命的价值。十年劫波渡尽，家中几乎再也找不到母亲的遗物，只得重新四处搜集零散苟存的相关资料，继而回看她拍过的电影以及了解电影背后的故事。通过追寻母亲的人生脚印，以及她

的艺术探索之路，渐渐明白，她的成功，绝不是吹出来的气球，而是拼尽全力刻苦追求才达到的高度。

其实，母亲的艺术生命并不长，首先出道就晚，和与她同年龄段的演员相比，晚了起码十年。上世纪四十年代，她才以一个外乡打工妹的身份初涉影坛，从在舞台银幕上跑龙套开始，到1965年最后一部戏，从业二十余年拍了近30部电影，大多数演配角。虽然扮演配角居多，有的没几场戏，甚至整部片子就几句台词，但是她刻苦，她认真，她下大功夫，所以才有不一样的结果。

作为一个儿子，直接从母亲身上获得的温情实在并不多，但是我仍然能够感受到她

对我多方面的关爱。除了关心我的身体之外，她还鼓励我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爱好。在我们母子有限的共处时间，以她的言传身教告诉我，如何约束自己的言谈举止，如何善待周围的陌路亲朋，如何专注自己的所学所求，如何身体力行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以后，通过认真阅读母亲的人生轨迹，才更加深切地理解了，在她的一颦一笑以及关注的目光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寄托的希望。

母亲不止给了我生命，她还引领这个生命健康地成长，即便是她早已离开这个世界半个世纪的今天。

十日谈

父亲的馈赠

责编：殷健灵

父亲有独立思想，绝不盲从，不媚上。